

约旦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党动员困境^{*}

章远^{**}

内容摘要 约旦自独立以来总体政治局势平稳,尽管国家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掣肘,然而比较而言,约旦是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约旦是君主立宪制政体,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多党制,国王掌握广泛的实权。中东变局并没有给约旦带来太严重的政治动荡。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约旦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虽然始终在推进,但进展缓慢。约旦政党政治并不发达,政党动员受到经济形势、政治传统、本土文化和周边政治安全环境的深层影响。约旦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国家进步,但目前政治改革仍然主要依靠国王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当前国际社会更期待约旦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促进叙利亚和谈、联合反恐等外交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不是仓促推动政治改革。在政党无法在议会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政治结构下,约旦的政党动员总体上是无力的。

关键词 约旦;君主立宪制;政党动员;选民偏好

约旦哈希姆王国(下文简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位于死海之滨,与巴勒斯坦关系密切,同时也与以色列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约旦毗邻深陷动荡的叙利亚、伊拉克,却又因与战乱相对疏离,而被视作“安全绿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东地区军事化极端组织跨境活动的国际安全威胁”(20171140039)的阶段性成果。

** 章远,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东政治。

洲”，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带。中国与约旦最早接触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中国西汉与约旦古代奈伯特王国时期。1977年4月7日，中国与约旦签署《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40多年来中约两国保持着友好往来，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关系都稳步发展。^①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约旦积极参与，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② 2015年中国和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在复杂的中东政治格局中，约旦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安全形势基本平稳，社会比较开放，民众生活水平较高。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无论是国家还是国王以及王室都在国际社会中有良好的国际形象。中东变局以来，约旦也发生过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活动，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也没有动摇掌握实权的王室统治。尽管如此，约旦存在根源性的经济发展困境，外债占国家GDP的90%以上，且公共债务支出严重，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始终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约旦实行多党制，但至今政党在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限。约旦的民众更关心经济困顿、海外援助到位与否、水资源短缺、生活成本过高、非法外籍劳工涌入、难民生存等有关发展和民生的问题，而非尽快提升政党地位。

一 君主立宪制内的多党制

约旦是世袭君主立宪制国家，1952年宪法确定约旦政治体制为议会君主制（parliamentary monarchy）。哈希姆家族王室掌握国家政权，约旦国民普遍信任王室，王室被视为国家团结与统一的象征。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国家元首，也是最高军事统帅。国王保留了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约旦的政治改革自上而下地由约旦王室主持和推进。约旦议会设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由国王从知名人士中任命，众议院由选举产

-
- ① 《中国同约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http://www.fmprc.gov.cn/ce/cejo/chn/zygs/gk/t647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2日。
- ②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50 Countries Sign the Articles of Agreement fo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http://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5/20150629_001.html, accessed October 22, 2018.

生。约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实行多党制, 但约旦的政党普遍力量不强, 政党政治并不发达, 政党谱系也比较模糊。

(一) 约旦的政党制度变迁

外约旦 1946 年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独立,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更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在摆脱英国的保护国身份之前, 是酋长国。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不仅仅来自世俗赋权和较为开明的统治方式, 还源自宗教意义上的圣裔家族后裔身份。伊斯兰教是约旦的国教, 90% 以上的人口属于逊尼派, 庞大的信仰人群认可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世袭统治。约旦 1952 年 1 月颁布宪法, 4 月开始允许建立政党, 但很快又解散了所有政党。60 年代和 70 年代选举都实行一人一票制, 而不通过集团投票或者党派名单。1991 年 10 月开始, 约旦解除党禁, 并于 1992 年颁布了《政党法》(*The Political Parties Law*), 宣布实行多党制。

《政党法》是约旦管理和约束国内政党的基本规则。按照 1992 年《政党法》的规定, 一个政党要获得内政部的登记, 需要满足以下原则性条件^①: 尊重宪法、政治多元主义原则和约旦安全; 不得与非约旦机构有组织以及财务上的联系, 不得在任何外部国家或机构的指导下进行党务活动; 不得在军队或安全机构中组织和发展政党; 必须至少有 50 位成员; 领导队伍和财务都必须公开。获得合法登记的政党, 其政党总部、联络和通信都将受到法律保护, 免于司法命令之外的搜捕和搜查。依照《新闻与出版法》, 政党可以发行出版物。除了成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约旦共产党 (*The Jordanian Communist Party*), 其他约旦政党登记的成立时间均晚于《政党法》的颁布。

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继位之后, 于 2008 年修改《政党法》, 将组建党派的门槛提高到党员人数不得少于 500 名, 并且要求党员来自不少于 5 个省份。目前经内政部批准的合法党派有 43 个。^② 国王对国家治理具有

① "The Political Parties Law," <http://aceproject.org/ero-en/regions/mideast/JO/jordan-political-party-law-of-september-1-1992/view>,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② "Four New Political Parties Licensed," *The Jordan Times*, Mar. 21, 2016.

核心影响力，包括对选举制度的广泛权威。一人一票，不可转让的投票设计更有利于重要部落和利益集团，相比之下，基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政党却较难从中得益。对此，批评者认为选举程序设计如果完全是为巩固王权政体服务，最终只会沦为“空洞的盛会”。^① 比例代表制被引入 2016 年的大选，时任首相的恩苏尔（Abdullah Ensour）宣称大选将是历史性的“完全透明和干净”，相信比例代表制将可以使约旦未来走向议会制政府。^②

（二）约旦当前的多党制格局

若从世俗色彩区分政党类型，那么约旦大致可以划分为左翼政党及其继承者、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中间派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组织四大类。世俗与否并不是决定政党是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的要件。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环境的变动，真正能以政党的形式对约旦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政治组织，主要是伊斯兰政党组织。自由派媒体《阿拉伯独立日报》（*Al Ghad*）对约旦政府在处理宗教与国家政治生活关系立场的解释是：约旦是个不同于世俗国家的“公民国家”^③（civil state），不应把宗教从公共生活中剥离出去。面对约旦国内逐渐出现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应分离的讨论，伊斯兰主义研究专家穆罕默德·阿布·拉曼（Mohammad Abu Rumman）的观点是：为避免极端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约旦社会未来的努力方向是建立起伊斯兰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联盟。^④

约旦伊斯兰政党“伊斯兰行动阵线党”（The Islamic Action Front/IAF）主要由穆兄会组成，是约旦最大的反对党。与约旦政府积极开展

① Khalid Kamhawi, "Jordan's Elections Will Not and Cannot be Democratic-They Must be Boycotted," *The Guardian*, January 23, 2013.

② Raed Omari, "New Elections Bill Sheds One-vote System," *The Jordan Times*, August 31, 2015.

③ "Jordan: Islamic or Secular?" *Al-Ghad*, October 16, 2016.

④ Osama Al Sharif, "The Secular-Islamist Divide Deepens in Jordan,"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www.mei.edu/content/article/secular-vs-islamist-divide-deepens-jordan> accessed October 25, 2018.

中间外交、平衡外交，对以色列友好的对外战略不同，伊斯兰行动阵线党一贯主张反对阿以、约以和谈。近年来，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联合了国内少数民族共同组建“国家改革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Reform），在普选中为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少数群体争取更多的席位。应该说，尽管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背后有穆兄会的影子，但是在政府干预和自我选择下，其政治表现总体上是相对温和及中性的。

约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典型代表是“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Jordanian 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前身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阿拉伯复兴党”（Ba'ath Party）。该党于 1991 年 10 月约旦解除党禁后恢复活动，1993 年获内政部合法登记。因为泛阿拉伯主义的立场，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曾在 90 年代支持亲伊拉克的对外政策。但是，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陆续建起威权政体，社会复兴党的威望不如从前。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先后陷入战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约旦政治议题中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

与约旦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同年获得内政部批准的还有“约旦共产党”（The Jordanian Communist Party）。约旦共产党是约旦境内最有政党历史的党派，与巴勒斯坦联系密切，该党曾经拥有大批追随者。但经历内部数次分裂之后，其势力被大大削弱，目前在参议院中没有任何席位，在众议院中仅占 1 席。

前众议院议长阿卜杜·哈迪·马贾利（Abdul Hadi Majali）于 2009 年组建的“民族趋势党”（National Current Party）属于强调约旦民族主义的中间政党。2016 年议会选举之后，该党获得 4 个众议院席位。相对于越来越式微的左翼政党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主张重视约旦本国民族主义的中间型政党在当前的约旦政治环境下，生存空间更广博。

（三）约旦的国民议会

约旦议会称为国民议会，众议院议员通过选民普选产生，约旦 19 岁以上的男女公民都可以作为选民参与投票。众议院的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而参议院议员则全部由国王任命。根据目前的约旦宪法，国王仍保有召集国民议会选举、解散众议院、解散参议院或解除任何参议员资

格的权力。^①

约旦近几届的议会席位设置都通过配额制兼顾女性和少数群体利益。比如2016年5月约旦国王下令解散众议院之后，9月20日举行重新选举。新一届众议院有130个席位，其中5名女性因配额制而获得女性专属席位，使得女性在众议院总席位达到20个。而上一届国民议会中女性议员在150个席位中只占18席。其他享有配额专属席位的还有基督徒和少数民族，前者拥有9席，后者拥有3席。^②与2013年的众议院议会选举相比，201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和女性得票率事实上都有所降低，这与约旦新选举法规定约旦海外居民不再有权参与投票有关。2017年穆勒吉内阁的28位成员中，旅游与古迹大臣和信息与通讯大臣兼公共部门发展大臣皆为女性。^③2017年8月15日，约旦举行市长、市议会和省议会三级地方选举，所有职位都有一定的女性配额。约旦在政府、国民议会和地方选举中注重保护女性权利，通过保证席位数量而避免了遭遇如埃及穆兄会执政时期女性参政人员过少、忽视女性权益等人权方面的指责。

（四）缓慢的政治改革

面对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压力，自2011年开始，约旦国王以“全国对话、更换内阁、惩治腐败、修改部分法律、提前举行议会选举”^④、与议会通过协商的方式推选首相等举措应对政治改革诉求，避免了约旦国内政局严重动荡。尽管有对国王刻意放慢改革的批评之声，^⑤但外界对约旦的政治和社会的印象基本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并且还在不断改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rticle 34,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ae6b53310.pdf>, accessed December 5, 2018.

② Omar Obeidat, and Khetam Malkawi, "IEC Chief Promises Flawless Parliamentary Polls; High-Tech Will Help," *The Jordan Times*, June 15, 2016.

③ "New Ministers Sworn in as PM Reshuffles Team," *The Jordan Times*, June 19, 2017.

④ 《约旦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68/1206x0_677270/，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5日。

⑤ Fareed Zakaria, "Arab Spring's Hits and Misse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 2013.

善。比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历年都把约旦列为阿拉伯国家中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基于约旦 2016 年大选引入部分改革措施,2017 年约旦“清廉指数”位列全球第 59 位。^①同年,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报把约旦列为“部分自由”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排名第三。^②

近年来,面对国内对具体政策的不满,约旦以频繁的内阁改组来化解危机同时也客观上推动着政府改革。比如 2012 年国王解散政府以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类似的情形不断上演。2016 年 9 月 28 日亚喀巴经济特区前特首哈尼·穆勒吉担任首相组建内阁;2017 年 1 月 15 日,穆勒吉第二次重组内阁;6 月 18 日再次重组内阁。2018 年 2 月,穆勒吉内阁再次改组。2018 年 6 月,因为所得税法修订案引发抗议活动,穆勒吉辞职,拉扎兹就任新首相。10 月,拉扎兹内阁再次改组内阁。

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主导的政治改革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对王室特权的改革,集中体现在削减王室成员在政军机构中担任的要职数量,取消部分王室成员在军队中的职位。2017 年 12 月 26 日,约旦国王解除了几位王子在军队的高级职务。此前阿卜杜拉国王的弟弟阿里王子、费萨尔王子和堂弟塔拉勒王子分别掌控皇家卫队、皇家空军和精英特种部队。阿卜杜拉国王认为解职行为是军队精简和重组改革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显示法律高于王室。^③

综合来看,约旦当前的多党制政体并不发达,大多数政治家参与政治选举并不依托政党,而是以独立身份参选。^④政党政治的羸弱表现在约旦很难通过单一政党组成政府,也很难组织起能对国王产生实际制衡作用的力量,甚至在议会中政党取得的席位比例远低于独立候选人。政

①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7,”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7#table, accessed August 26, 2018.

②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7,” p. 20, http://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IW_2017_Report_Final.pdf, accessed September 27, 2018.

③ Suleiman Al-Khalidi, “Jordan Royal Palaces Denies Rumors about Dismissal of Princes,”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jordan-palace-princes/jordan-royal-palace-denies-rumors-about-dismissal-of-princes-idUSKBN1EQOOT>,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8.

④ 2016 年选举产生的约旦众议院 130 个席位中有 100 个属于独立参选人。

治改革的主导权力完全掌握在国王管辖权内。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约旦民众对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样重视；另一方面，即便在示威活动频繁时期也很少看到要求直接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诉求。鉴于此，仅通过约旦国王承诺改革和政府的人事变动，而并没有真正更改国体政体，就有效压制了国内安全形势走向恶化的可能性。温和的改革模式也导致约旦的政治发展进程事实上是相当缓慢的。

二 约旦的政党动员和选民偏好

约旦与摩洛哥、巴林一样，都是君主国。2011年以来，约旦、摩洛哥和巴林都通过演进式的审慎改革，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制度进行了自由化放权。在约旦，通过2016年议会选举，作为政府的反对派别，伊斯兰主义政党候选人获得超过10%的议会席位。^①从短期结果来看，这样的改革路线在维持现有局面、避免政局混乱方面确实有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约旦议会的选举曾遇到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抵制。因为在约旦穆兄会看来，国王仍然保留了过多权力，变革力度太小。相比于摩洛哥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约旦的伊斯兰政党并不满意现有的政治改革成就。与欧美社会已经出现的“政党冷漠”^②不同，约旦社会对政党的重视不足既不是基于对本国民主的信心，也不是对政党背后的利益分裂感到厌倦。从根源上说，约旦维护王权的制度设计，民众对王室特殊地位的认可，和部族式的政治传统都是限制政党动员和政党发挥效用的政治性原因。一方面拥有议会，另一方面国王和国王挑选的政府行政集权，造成约旦既没有出现“行政基准民主制”^③，也没有走向法西斯式独裁制。政党是民主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约旦的政党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内阁也不产生于议会的多数党，约旦的民主化进程将仍然漫长。

① Fareed Zakaria, "Arab Spring's Hits and Misse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 2013.

② 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38页。

③ 曹沛霖：《民主化研究的问题》，载李路曲主编《比较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5页。

(一) 内阁不由议会多数党产生

约旦国王可以召集议会，也可以解散议会。首相由国王直接任命，首相可以自由组阁，国王有权罢免首相，众议院通过三分之二不信任投票也可以罢免首相。国王是军事最高统帅，同时法律规定不允许政党在军队和安全部门发展党员，保证了国王能够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约旦王室在宗教意义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无论是在约旦国内，还是在伊斯兰教世界，即便是约旦反对派穆兄会都认同特殊的家族背景可以构成约旦王室持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走上街头的抗议活动提出“改革腐朽的君主制”、政府下台、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的要求，反对党伊斯兰行动阵线提出首相人选应“受民众尊重且没有腐败历史”。^① 抗议可能针对削减国王个人权力，但都并不包括推翻或颠覆王室。

2012 年国王阿伯杜拉二世在纪念阿拉伯起义的电视演讲中承诺内阁将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多数派组建。^② 而同一时期，积极允诺政治改革的首相奥恩·哈苏奈 (Awn Shawkat Al-Khasawneh) 却在仅任职半年就宣布辞职。原先由国王承诺的政治改革并没有附上时间表，直到今天，约旦的首相仍然由国王亲自任命。担任过首相的 42 位政治家里仅有苏莱曼·纳布西 (Suleiman Nabulsi) 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党禁之前的国家社会党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并领导了约旦至今唯一一届民选政府，^③ 其余所有首相都是无党籍的政治家。

90 年代开放政党登记至今已经经过二十余年，约旦政党的数量增长迅速，但是，任何一个约旦的政党仍然无法在议会中形成多数党。目前，最大的政党，也是最大的反对派，是穆兄会背景的伊斯兰行动阵线。伊斯兰行动阵线抵制了 1997 年、2010 年和 2013 年的三次大选，在

① 高珮：《约旦：国王迟迟不政改，首相频频“被下台”》，《青年参考》2012 年 10 月 10 日，第 10 版。

② 高珮：《约旦：国王迟迟不政改，首相频频“被下台”》，《青年参考》2012 年 10 月 10 日，第 10 版。

③ 纳布西的 11 人内阁中有 7 位来自议会中的最大党国家社会党，1 位来自复兴党，1 位来自共产党，2 位为独立人士。

其余的五次大选中都是议会的第一大党。

（二）议会内政党的政党动员

约旦自1989年引入议会制度以来，根据立法计划，政党应在选举中扮演充满活力的角色。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应该为国家的政治议题、政治规范进行广泛的讨论。然而西方观察者发现，如果要想实现构建基于政党的议会这一目标，约旦当前的选举制存在三个必须解决的挑战。^①

首先是选举制非常不稳定问题。按照议会选举的普遍规则，选举法的修订应在下一次选举前数年公布，而约旦目前并没有做到。从1989年到2016年，约旦八次议会选举实行了四种不同的选举制度。政党、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会因为频繁更改的选举制度，而无法实现有效的政党动员。不断变化的选举方式造成政党忙于观望政策变化，而无法像成熟政党政治中的那样起到凝聚选民的社会功能。

其次是议会自身应明晰通过议会立法的具体路径。国王拥有任命内阁和参议院的权力，对立法拥有否决权，还保留解散议会的权力。如果不对上述权力加以限制，那么议会的立法权、监督权都无法充分行使。内阁成员并不从议员中推选而生，导致内阁在立法问题上无须对议会中的党团负责。细节方面，尽管有对应的法律允许议员提出立法议案，但是却缺少后续的规则保障下一步如何让法案在一定时限内获得审议通过。由此，现有政党模式就不具有吸引民众通过建立、加入或者支持政党实现政治参与的能力。

最后是应该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公民提供政党政治相关的教育。内容应该涉及为什么政党在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向公民解释投票机制是如何在代表民意方面起作用的。约旦有很强的部族政治传统，民众习惯于投票给政治精英个人，公民并非都了解和掌握政党政治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即便是候选人也并不都熟悉政党制度。绝大多数候选人之间通过直接竞争争取选民，而不是通过政党忠诚和政

^① Kristen Kao, "How Jordan's Election Revealed Enduring Weaknesses in Its Political System,"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 2016.

治联盟获得更多的选民投票。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选举制度的模糊易变，导致议会中的政党在大选之后难以确定下一步政治动员的策略方向。以发生在 2016 年大选结束两年之后的抗议政府新税收法案示威活动为例，示威背后的组织者是行业协会，既没有由议会中的反对派政党主导，也没有议会中的左翼政党参与其中。解决了选举制度不稳定、立法路径不明晰和公民政党意识不足三个议会制相关问题，约旦的政治改革才能真正向民主化继续行进，而不是原地徘徊。

(三) 选民偏好

选民的经济和宗教偏好是政党的选举竞争空间，也决定着政党的动员次序。^① 比如从人口构成上来看，约旦人口中 60% 的是巴勒斯坦人，超过 90% 的约旦人是穆斯林。^② 巴勒斯坦问题是选民关心的重要议题。议会最大政党伊斯兰行动阵线的主要成员都是巴勒斯坦裔穆斯林。约旦国内巴勒斯坦裔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认同。在约旦境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约旦民族主义并存。巴勒斯坦问题往往对约旦而言不仅是外交和政治议题，也事关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伊斯兰行动阵线在阿以关系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与以色列和谈。

约旦的三大经济支柱是侨汇、旅游业和外部援助。^③ 按照世界银行的评议，约旦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增长缓慢。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全球竞

① [美] 卡尔斯·波瓦克斯：《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产生》，载 [美] 罗伯特·E. 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 507 页。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编《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约旦（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经济商贸参赞处，第 9 页，<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upload/yuedan.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23 日。

③ 《约旦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68/1206x0_677270/，最后访问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争力报告（2016~2017）》的竞争力指数排名，约旦位列世界第63位，比上一年提升一个位次，但排名仍落后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却好于阿曼、伊朗等中东国家。^①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改革创造就业》中，约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营商环境排在第103位，比上一年提高15个位次。^②根据约旦《明日报》报道，约旦政府的“2025愿景”启动了数字经济战略，增加对信息产业的投入，计划把约旦打造成适宜投资、鼓励创业的国家。^③但是，约旦的经济活力仍然不足。以经济移民数量作为比较指标来看，约旦十余年来不仅经济移民总数少于周边经济体，甚至出现连年减少的现象。

鉴于约旦算不上繁荣的经济形势，出于对自身生活水平的忧虑，约旦选民普遍关心关系到个人收入的税负、外来劳工挤占就业市场、难民涌入带来政府公共开支加大、公共债务增加、援助不到位、物价上涨、生活成本高等民生问题。然而当约旦民众对具体政策或法律不满的矛盾激化以后，更常见的利益表达模式是直接上街举行抗议示威，而不是通过政党开展与国王和政府的对话。

约旦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存在问题。对约旦选民而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样重要，甚至前者因关涉改善民生而显得更为迫切。在约旦2018年新一轮民众示威活动中，抗议者对首相提出的要求是“重审销售税法、降低燃油和电价、恢复面包补贴、审判腐败行为、撤销所得税法案、建立‘救国政府’”^④，可见期待改变的主张主要集中于民生方面的诉求。

① Klaus Schwab, World Economic Forum, eds.,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 - 2017," p. 16,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6-2017/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6-2017_FINAL.pdf, accessed October 23, 2018.

②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8-Reforming to Create Jobs,"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india/brief/doing-business-2018>, accessed October 24, 2018.

③ 韩晓明：《中东地区加大信息技术开发》，《人民日报》2017年3月21日，第22版。

④ 中国驻约旦使馆经商处编译《约旦首相穆勒吉辞职，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6日。

三 中东变局以来约旦政治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内战、恐怖主义热门事件众多。综合来看,约旦的政治发展既面临来自国家内部的族群分裂、为女性和少数民族平权、提升经济水平、缓解资源短缺的考验,还要平衡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妥善处理与外部大国的关系。

(一) 国家内部分裂的族群构成

约旦政府对国内的巴勒斯坦裔并没有持完全信任的态度。巴勒斯坦裔经常面临着政府和国内其他群体对其偏向巴勒斯坦认同还是约旦认同的质疑。当前巴勒斯坦裔在约旦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约旦王后拉妮娅就是巴勒斯坦血统的巴难民后裔。造成巴勒斯坦裔在约旦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约旦境内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巴勒斯坦难民,约旦资源有限,他们与其他约旦公民存在竞争关系。其次,那些具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倾向者给约旦政府常常带来外交危机,2017年在以色列驻约旦使馆发生的枪击事件就是一例。最后,巴勒斯坦裔约旦公民在约旦政治体制中并没有获得与人口结构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从2017年约旦的普选和地方选举结果来看,这种不匹配的状况仍然未得到改善。

(二) 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弊端

在社会文化方面,尽管约旦青年女性识字率达到99.37%,高于约旦青年男性,也高于西亚北非地区女性平均水平,^①但约旦仍然属于典型的传统父权社会。约旦当前改革惠及女性权益,典型的例证是前文已经提及的议会女性配额席位。另一个例子是约旦在2017年废除了包庇强奸者的条款。之前,约旦刑法的第308条规定,强奸者若娶被害人为

① “Country Profile: Jordan,”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http://litbase.uil.unesco.org/?menu=12&country=JO&programme=162>, accessed August 26, 2018.

妻，即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前提只是强奸者三年之内不得与该女子离婚。自2016年10月，在国王阿卜杜拉设立的司法改革委员会建议下，约旦内阁于2017年4月23日同意废除“强奸法”。8月1日，约旦议会通过表决废除刑法第308条规定，国王签署批准生效。

约旦取消对强奸者纵容的刑法条例是约旦人权、社会权益、妇女生存状况改善的一个信号。但是约旦地方传统力量仍然强大，即便废除了刑法第308条，国内女性受害者的生存状态并没有获得根本改变，她们仍然面临保守力量的歧视乃至遭遇“荣誉谋杀”的危险。约旦女性的社会地位始终受制于传统家族体系和宗教仪规，未来女权改善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外债和公共债务问题

按照中国驻约旦使馆经商处公布的数据，2015年约旦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87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3%。服务业占国民经济72%的比重，是约旦支柱产业。约旦财政状况长期不理想，以2014年为例，全年财政收入为102.7亿美元，其中旅游业44.5亿美元、侨汇36.7亿美元、外援17.5亿美元，三项合计超过财政总收入的96%。约旦外债比重高，2015年外债占GDP的34.1%。^①据《约旦时报》^②2017年11月4日的报道，约旦央行行长称约旦经济呈现恢复信号。2010~2016年，约旦GDP平均增速为2.6%，2016年为2.3%，2017年预计为2.6%。^③约旦与土耳其^④、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签署自贸协定。周边国家战乱和动荡不断，增加了约旦在军事投入和难民接收方面的开支，也严重缩减了旅游收入，使国家外债问

-
- ① 中国驻约旦使馆经商处：《约旦经济近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经济商贸参赞处，<http://jo.mofcom.gov.cn/article/ddgk/zwjingji/201606/2016060135055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3日。
- ② 约旦国内共有9份报纸，除英文的《约旦时报》（*The Jordan Times*）之外，其余都是阿拉伯语报纸。
- ③ Andrea López-Tomás, “Jordan’s Economy to Witness Sustained, Yet Slight, Growth in 2017 – 2018 Report,” *The Jordan Times*, November 4, 2017.
- ④ 2018年约旦对土耳其贸易逆差导致约土自贸协定一度中止。

题更加突出,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四) 资源短缺

水资源短缺是约旦发展的严重掣肘因素, 且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水资源枯竭的国家。^① 约旦政府试图通过控制生育率、提高水的定价、推进农业改革等措施综合解决缺水问题。水资源短缺还引发了不断膨胀的本国人口和涌入约旦境内的难民之间出现矛盾和摩擦。针对约旦河日渐枯竭且存在严重污染的问题, 以色列和约旦决定从加利利湖和约旦河最大支流耶尔穆克抽水注入约旦河。2018 年初, 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三方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启动“红海 - 死海合流工程”即“引红入死”工程, 淡化海水, 解决三国民众的饮水问题和水力发电, 为水源日渐枯竭的死海注入新的海水水源。^② 但以色列对引红海济死海工程颇有反对意见。以色列国内已经有很多海水淡化项目, 许多以色列国内媒体质疑工程的意义, 引发约旦的不满和恐慌。^③ 而仅靠约旦本国经济能力尚不足以独立完成庞大的海水淡化项目和全面修复漏水的基础设施。

约旦油气资源匮乏, 但低热值燃料油页岩资源比较丰富, 油页岩燃烧发电是约旦重要能源来源, 但只占约总能源需求不到 5%, 其余均依赖进口。为解决能源危机, 也为扩大就业机会, 约旦与其他国家开发核能项目。与俄罗斯签订核能合同, 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Rosatom) 建造两座核电站。中国广核集团旗下的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受约旦原子能委员会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邀请, 参与约旦 VVER 核

① Peter Schwartzstein, “What Will Happen If the World No Longer Has Water? Water Shortages in Jordan Pit Rich vs. Poor as the Country Scrambles to Serve a Booming Population,” <http://www.newsweek.com/2017/12/01/what-happens-world-without-water-jordan-crisis-717365.html>, accessed October 16, 2018.

② 刘怡:《单边主义归来: 特朗普的耶路撒冷棋局》,《三联生活周刊》2017 年第 51 期, 第 91 页。

③ 中国驻约旦使馆经商处:《约旦将继续推进“引红济死”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jo.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2/20180202712462.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14 日。

电项目全长 DCS 方案投标。^①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获得 2017 年约旦侯赛因项目所在地扎尔卡省哈什米尔市颁发的“社会责任突出贡献奖”。^② 2007 年, 该公司中标萨马瑞电厂二期项目, 2016 年又中标萨马瑞电厂四期循环电站和投资金额达到 3.8 亿美元的欧赛因电站。侯赛因电站为当地间接提供了千余个就业机会。^③

(五) 周边政治局势

约旦邻近长期内战的叙利亚, 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因而在促进叙利亚和谈、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等议题上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历史、地理和国民构成决定了约旦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关注耶路撒冷问题, 政府官方层面更倾向于主张与以色列谈判, 倾向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巴以问题, 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中东问题的重中之重。

约旦是阿拉伯世界中外交活跃国家, 在阿拉伯世界和欧美国家之间开展平衡外交, 在众多中东问题上发挥特殊作用。约旦和摩洛哥 2011 年被海合会接纳加入。2017 年卡塔尔危机中, 约旦宣布降低与卡塔尔的外交级别, 收回半岛电视台在约旦的运营许可证, 站在了沙特一边, 但留有余地。在巴以问题上, 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都表达了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都提供保护的意愿。^④

叙利亚局势与约旦息息相关, 是近年约旦最关注的外部问题之一。在反恐和反极端主义方面, 约旦政府除了防范“伊斯兰国”的渗透外, 还不得不预防本土极端主义势力的滋生。约旦国内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拒绝遵从政党政治和正常的政治参与, 不断制造恐怖袭击。^⑤ 随着叙利

① 李刚:《中广核拓宽“能源一带一路”》,《人民日报》2017年5月17日,第14版。

② 刘艳杰:《山东电建三公司:“走出去”十五年创造就业机会》,《光明日报》2017年6月20日,第7版。

③ 韩晓明:《“一带一路”开辟中约合作新前景》,《人民日报》2017年4月13日,第3版。

④ Dennis Ross, “Common Threats Offer New Opportunities for Israel-GCC Cooperation,” <http://www.agsiw.org/common-threats-offer-new-opportunities-israel-gcc-cooperation/>,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8.

⑤ 李茜、黄民兴:《约旦圣战萨拉菲主义基本思想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5、178~179页。

亚和也门等多国战乱,大量阿拉伯难民涌入约旦。皮尤中东移民分析报告显示,自 2005 年以来,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朗是接收中东难民最多的国家。以 2015 年为例,上述四个国家总共接收了 85% 的中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约旦一直高居首位。^① 难民的生存问题给约旦的经济带来了诸多考验。

约旦和以色列接壤,两国关系对以色列边境安全至关重要。自 1994 年约旦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来,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主要矛盾是边界问题、圣城问题和水资源问题。近年约以之间的对立事件主要是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枪击事件和抗议美国大使馆迁馆决定等。2017 年 7 月 14 日,三名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穆斯林的“尊贵禁地”)外区遭遇枪击,其中两人身亡。之后,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入口加装金属探测门,周围区域安装摄像头,禁止 50 岁以下男子穆斯林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尽管 7 月 16 日以色列重新开放阿克萨清真寺,但巴勒斯坦人仍然认为安装安检设备是对圣地的亵渎。此次巴以圣殿山“装门”冲突事件在约旦升级。2017 年 7 月 21 日,约旦多个城市爆发反以游行,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放置安检设备的行动。游行群众要求以色列对所有巴勒斯坦人开放阿克萨清真寺。同年,7 月 23 日以色列驻约旦使馆发生枪击事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约旦籍凶手和同伴被使馆安全官员击毙,一名以色列人受伤。外交危机使以色列和约旦双边关系一度紧张,枪击事件第二夜以色列驻约旦使馆所有人员回国,但约旦当局拒绝相关人员撤离。2018 年初,枪击事件以以色列向约旦正式道歉、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全面恢复工作而告终。^②

2017 年是六日战争五十周年。按照以色列和约旦签订的和平条约,约旦拥有耶路撒冷东部老城区的管辖权。美国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包括约旦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发生示威抗议。约旦国王明确表示

① Philip Connor, "Middle East's Migrant Population More Than Doubles Since 2005," p. 15,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10/18092506/Middle-east-migrants_FINAL_PM.pdf, accessed October 21, 2018.

② The Jordan Times, "Israel 'Deeply Regrets' Embassy Incident, Killing Judge," *The Jordan Times*, January 18, 2018.

强烈反对美国将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约旦国内民众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偏袒以色列的言行使巴以和谈更加艰难。

（六）亲美的军事安全合作

美国是约旦的重要盟友，是约旦最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源国。约旦在军事安全领域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约旦政府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继位以来频繁访问美国。2017年国王在访美期间与美国续签了五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U. S. -Jorda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Bilateral Foreign Assistance to Jordan），此次涉及的援助额超过奥巴马政府签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规模。^①

尽管2015年和2016年美国驻约旦军事基地附近都发生过零星美军士兵遇袭事件，但这些涉及美国人员的安全事件都没有升级为政治或外交危机。美国表示通过向约旦提供军事安全方面的援助，帮助约旦防止“伊斯兰国”渗透，帮助强化约旦的空军力量，充实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军。

在安全合作领域，约旦还与北约开展联合抗击跨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合作。此外，特朗普在2017年5月访问沙特时提出打造“阿拉伯版北约”（Arab NATO）的新地区安全架构设想。^②“阿拉伯版北约”的设想一直受到沙特的强力支持，计划中的创始国除沙特外还包括阿联酋、埃及和约旦，美国不直接参与联盟，而是作为联盟的组织者和支持者。^③事实上，美国2015年与埃及商谈建立类似北约指挥架构的“反应部队”（Response Force）^④时就把约旦列入组成该部队的成员国之列。

① Jeremy M. Sharp, “Jordan: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pp. 15 - 16, http://securityassistance.org/sites/default/files/CRS_Jordan_2017.pdf, accessed September 28, 2018.

② Hussein Ibish, “Trump’s Saudi Agenda: Advance Shared Goals and Change the Channel,” <http://www.agsiw.org/trumps-saudi-agenda-advance-shared-goals-and-change-the-channel/>, accessed October 10, 2018.

③ Josh Rogin, “Trump to Unveil Plans for an ‘Arab NATO’ in Saudi Arabia,”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josh-rogin/wp/2017/05/17/trump-to-unveil-plans-for-an-arab-nato-in-saudi-arabia/?utm_term=.9f0a0dbc0bf6, accessed February 26, 2018.

④ James Stavridis, “The Arab NATO,”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4/09/the-arab-nato-saudi-arabia-iraq-yemen-iran/>, accessed October 23, 2018.

尽管碍于复杂的地区利益分歧,“阿拉伯版北约”仍然只是个设想,但约旦始终位于美国支持下的阿拉伯世界军事同盟计划的核心地位。

(七)“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约合作

约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曾八次访华。2015 年 9 月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时,与中国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水平。2017 年是中约建交 40 周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庆祝中约建交 40 周年的贺电中表示:“经贸合作是发展约中关系的优先方向。约方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继续同中方开展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①

约旦是中国在中东的重点援助国之一。中国向约旦的援助包括:民生改善、难民救助、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人力资源培训、人道主义无偿援助等各大领域。^②纵观 2012 年以来数据,中国对约旦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在增加,且一直呈现贸易顺差的出超状态。约旦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中国、沙特、德国和美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③

在改善民生方面,中国企业通过中约经贸合作巩固和促进了中约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以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中东分公司承建的中国援约旦供水网二期项目为例,6 个月工期内,工程总共铺设了 3.37 千米、直径 500 毫米的输水管,平均水流量达到每小时 520 立方米,可以解决 50 万居民的用水问题。在输水管线路终点,竖着“中约两国友谊万岁”的石碑。^④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带一路”也为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①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互致贺电庆祝中约建交 40 周年》,《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18 日,第 1 版。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编《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约旦(2017 年版)》,第 31 页。

③ 中国驻约旦使馆经商处:《2016 年中国成为约旦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jo.mofcom.gov.cn/article/zxhz/tjsj/201703/20170302525477.s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8 年 2 月 23 日。

④ 韩晓明:《“一带一路”开辟中约合作新前景》,《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13 日,第 3 版。

提供了绝佳机遇。比如以色列 2016 年开始修建的“地区和平之轨道”铁路计划。目前“地区和平之轨道”铁路完成从海法港口到贝特谢安部分，最终延伸入约旦境内，然后与沙特、阿联酋等国的铁路网接轨，从而实现连接地中海与海湾货运路程的计划，将 6000 公里海运缩短至 2000 公里陆运，强化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战略联系。^①“一带一路”是约旦参与该铁路计划实施的重要平台。

在中约文化和教育合作领域，约中友好协会成立于 1988 年。约旦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安曼格扎拉国际集团（TAG）孔子学院”建立于 2008 年，由沈阳师范大学和约旦塔勒利·阿布·格扎拉国际集团（TAG）合作，2009 年正式运行。2011 年 9 月，约旦第二所孔子学院费城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山东聊城大学对口支持。^②运行良好的孔子学院受到约旦的欢迎，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约旦与中国近两年签订的双边文化教育领域合作文件主要是 2015 年 5 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约旦哈希姆王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关于合作建设中约大学的谅解备忘录》和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关于在约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协定》。^③在中约新闻合作领域，约旦官方媒体佩特拉通讯社（Jordan News Agency / Petra）2010 年与中国的新华社签订了新闻合作协议，2015 年开始在中国派驻记者。^④

随着中国与约旦贸易往来不断加深，2017 中国的银联国际与约旦国际卡公司合作，首次在约旦当地发行银联卡，为当地用户提供银联全球网络的便利。^⑤银联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金融互联互通的体现，实现了中约双边全方位的互利共赢。

① 王水平：《“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整个中东》，《光明日报》2017 年 5 月 9 日，第 10 版。

② 孙来麟：《约旦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成因分析》，载马昌前、孙来麟主编《约旦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6，第 101 页。

③ 林晓蔚：《中国与约旦签署在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8-01/08/content_52545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 年 10 月 24 日。

④ 《海外传媒观察 带你走进约旦新闻界》，中国记协网，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6-08/15/c_135598134.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⑤ 王云松：《中国银联卡走俏中东》，《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27 日，第 21 版。

概言之, 尽管约旦的政治改革遇到了内部结构性制约, 也面临着周边安全危机外溢的威胁, 但外部国家和组织向约旦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 为约旦的政治发展营造了相对有利的整体环境。

四 结论

2017 年 3 月 29 日, 第二十八届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首脑会议在安曼召开。面临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 此次阿盟峰会高度重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统一。会议闭幕宣读的《安曼宣言》(*The Amman Declaration*) 涉及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也门危机、利比亚问题、反恐问题、应对“伊斯兰恐惧症”、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阿拉伯事务、阿联酋——伊朗岛屿争端、索马里重建等与地区安全息息相关的 15 项议题。^① 在阿盟峰会开幕致辞中, 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提出阿拉伯国家当前面临的五大挑战: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色列持续扩张定居点、叙利亚危机及难民问题、伊拉克反恐战争、也门和利比亚危机。国王号召在所有的挑战面前, 阿拉伯国家应主动寻找解决方案, 防止地区事务遭受外部势力干涉。^② 相比于安全和稳定, 约旦国内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次序逐渐被推后。乐观地看, 约旦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仍在继续推进, 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政治发展是缓慢甚至无章法的。在政党无法在议会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政治结构下, 约旦的政党动员总体上是无力的。应该说, 当前国际社会更期待约旦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促进叙利亚和谈、联合反恐等外交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 而不是仓促推动大规模政治改革。

① Arab Summit 2017, “The Amman Declaration,” <http://www.arabsummit2017.jo/Documents/08502809-6ee1-4670-874f-9c81391bb1aa.pdf>, accessed October 24, 2018.

② King Abdullah II, “Speech of His Majesty King Abdullah II at the Opening of the 28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t the Summit Level (Amman Summit),” <http://kingabdullah.jo/en/speeches/opening-28th-ordinary-session-council-league-arab-states-summit-level-amman-summit>, accessed October 23, 2018.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sm, many western researchers have been adapting and using existing concept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ince 1990s,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localization of conceptual production in China's political science stud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attempted to further such approach by incorporating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nd generalizing local concepts, which could be viewed as a way to better address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ual production in recent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from attribute modification to overarching concept conversion. The former modifies the meaning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which is a more conservative strategy, despite acknowledgement of western concepts. The latter invents new concepts based up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a more progressive strateg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hierarchy in creating the conceptual discourse i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with attribute modification setting the basis, followed by overarching concept conversion, a conceptual system that fulfills the need of both native and universal application ought to be built.

Key Words: China's Political Science Study; Conceptual Production; Indigeniz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arty Mobilization in Jordan

Zhang Yuan / 084

Abstract: Jordan is a country with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security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Jordan's politics takes place in a frame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ith a multi-party system, and the king exercises his power through government. The Arab Spring did not bring too much political turmoil to Jord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Jordan is quite slow and the party politics in Jordan is underdeveloped. Political parties' mobilization in Jorda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political tradition, local culture and the surrounding politic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ill now, political reform mainly relies on the King's approval.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Jordan is generally vulnerable.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more expecting Jordan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resolving the Palestinian issue, promoting Syrian peace talks, and uniting counter-terror-

ism ally, rather than rushing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Key Words: Jordan; Parliamentary Monarchy; Political Party Mobilization; Voter Prefer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Funds Managing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Zhang Hongsong / 105

Abstract: China promotes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judicial funding under the provincial level, which is comparable to the unitary budgeting reform of state courts in America since the 1970s.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xperience of comparative judicial system. At the vertical level, although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xpand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nce/state to finance the lower courts, the United States put more emphasis on a contingent position, while China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unitarity. Internally, the United State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on of the judi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n China so that more stakeholde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judicial branch participate. In terms of external relations with executive branch, the US state budgetary departments' power to judicial budget requests is strictly restricted by law, while the Chinese provincial financial departments have unrestricted power to deal with judicial budget requests. While proposing the budget request to the organ of authority, the U. S. judiciary has put more emphasis on its independence, while the Chinese judiciary has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entral work. Generally speaking, the budgetary process of US shows a tendency to go beyond politics, while the budgetary process of China shows a tendency to be deeply involved in politic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shown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ifference is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perception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cial actions constructed by the two political perceptions.

Key Words: Judicial Funds; Vertical Gradation; Internal Organization; External Relations